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大搜捕

郝敬堂 主编

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I253.2/56

:1

2007

大搜捕

郝敬堂 主编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搜捕/郝敬堂主编.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7

(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176-223-8

I. 大… II. 郝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6145 号

书名:大搜捕

作者:郝敬堂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(发行部电话:010-68795350,68471803)

印刷: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1/16

字数:252 千字

印张:18.75

印数:1-3000

版次: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Contents 目录



苍山出奇兵 (1)

苍山洱海，诗一般的朦胧，梦一般的缥缈，画一般的迷人……然而，善良的人们怎么会想到，在洱海碧波深处，倒映着苍山林莽中有一桩震惊全国的血案。

大漠追凶记 (22)

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，共和国监狱史上鲜见的大案。作案现场留下管教干部惨不忍睹的尸体和7副被砸开的镣铐，罪犯逃之夭夭……

扫荡假烟“王国” (37)

罩着篷布的运兵车，在一个冬夜的黎明时分，开进了云霄县城。警容严整的武警士兵沿县城四周布下天罗地网，一场旷日持久的打假行动拉开帷幕……

押钞车血案 (65)

砰砰砰，太原闹市街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歹徒持枪抢劫运钞车……他们是谁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？拉直这个问号，带给人们的是一个沉重的思考。

梦断金山 (88)

古神话里有座太阳山，那里金银遍地，珠宝闪烁。樵夫老二骑上大鸟去了趟太阳山发了财，盖了新房子，娶了新媳妇。老大欲火攻心，顿生邪念，扮成樵夫也去了趟太阳山，他贪心不足，被烧死在太阳山上。如今，太阳山的悲剧又在重演……

击毙“二王” (120)

广昌是革命老区。当年，这里发动过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，这里的山山水水浸透着无数革命先烈们的热血。如今，杀人魔王逃窜到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同样陷入了一场特定条件下的人民战争……

智取“黑水洞” (140)

黄金，这神秘而稀有的金属，一头连着荣华富贵，一头连着邪恶和阴谋。为了她，人世间演绎出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剧、丑剧和闹剧？

军火库，十万火急 (148)

军火库爆炸了！

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泸溪，家家关门闭户，人人提心吊胆，街道冷冷清清。

芦苇荡的枪声 (158)

罪恶的子弹，从一个年轻躯体的胸膛穿过，那般红的血喷涌而出，染红了苇塘，染红了芦花……

**撒网鲁西南 (170)**

某军用仓库被盗手枪4枝，匕首4把，子弹350发……他们是什么人，盗窃武器要干什么，是报复杀人？是盗窃？是抢劫？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在鲁西南张开，罪犯最终浮出水面。

死亡陷阱 (183)

大漠落日染红了疏勒河，染红了祁连山。白毛风刮过戈壁，刮过雪山。给这冰冷的世界再添一袭冬天的肃杀。寒风中，6名身穿羊皮袄的农民，怀揣着发财梦向大漠深处走去，等待他们的是一口死亡陷阱……

乌拉草原大行动 (199)

面对充满敌意而又奸诈无比的灵魂，置身于这复杂而又险恶的环境，看押监狱的武警官兵无不在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：怎样用勇敢和智慧战胜、改造、教育罪犯，协助劳改部门完成看押任务。

WJ 紧急出动 (216)

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，两个幽灵般的身影潜入弹药仓库，盗走手枪6枝，冲锋枪2枝，子弹千余发，杀死一名无事的青年后，消失在夜幕中……

西岳魔影 (231)

华山，以其俊秀而闻名于世，以其奇险而列五岳之首。一个自称“黑鲸”的抢劫团伙，凭借古道天险，持械抢劫游人财物，一时间，游人胆战心惊，望山兴叹。

血溅宁国 (242)

虎年春节，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，宁国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杀



人案，一个幸福的7口之家，一夜之间被满门杀绝。凶杀案震动了宁国，震动了安徽，震动了共和国最高公安机关……

一号通缉令 (255)

(兵公字 001 号) 通缉令：罪犯陈新荣，利用看押执勤之便，私自放跑犯人，并和犯人一起逃跑，去向不明……武警部队迅速出动，在茫茫戈壁开始了一场艰难地大搜捕。

喋血边关 (263)

密林深处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鸟叫声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哭泣，又像是诅咒。它为何而泣，诅咒何人？它看到了一个嗜血的魔鬼正张开血口……

疯狂大劫狱 (276)

劫狱！劫狱！

触目惊心的大劫狱，在光天化日下发生，登峰造极！

野蛮和愚昧导致了这场暴力与法律的冲撞。

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粉碎了犯罪分子的罪恶阴谋。

“死亡谷”的幽灵 (287)

巍巍中条山腹地，崇山峻岭之中，有一条奇险莫测的峡谷，人称死亡谷。8名持枪杀人案犯，躲进深山藏匿，与我公安、武警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枪战……



苍山出奇兵

孩提时的梦虽是那般遥远、缥缈，可眼前的现实却是这般迷人、真切。

出昆明西行，驱车 400 公里，便来到了魂飞梦绕的大理名城。站在苍山脚下，洱海岸边，似乎又走进儿时的梦境。

苍山，像一条横空出世的巨龙，蜿蜒盘踞在大理古城。19 座山峰，峰峰相连，险峻嵯峨，每两峰间天生一条溪水，18 条溪水悬流飞瀑，从群峰间不羁而来，形如游蛇，声若雷霆。山顶有积雪终年不化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顶顶白色峨冠；山上游云变幻多姿，时而如玉带横束山腰，时而如飞禽走兽在山顶盘绕。与苍山相映生辉的是洱海，300 里洱海，湖水清碧，波光粼粼，与“下关风，上关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”一并组成大理的绮丽风光，而在此“风花雪月”四景中，雪、月更加引人入胜，素有“银苍玉洱”之誉。

下关的正东方，地势稍平，洱海的碧波悄悄打此流过，水上有一座石桥，名曰天生桥，如天造地设。桥四周是洱海滋养的森林，莽莽苍苍，遮天蔽日。走进森林，如进了迷宫，不辨东西，难得复出。相传当年诸葛亮出征南蛮时，曾在桥边生擒了孟获，桥边立有“七擒孟获”的石碑。

苍山洱海，诗一般朦胧，梦一般缥缈，画一般迷人。然而，人们不会想到，在洱海碧波深处，倒映着苍山林莽中一桩震惊全国的血案。

午夜，紧急集合

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时疏时密，带着欢快的节奏不时传来。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时明时灭，带着醉人的色彩装点着节日的夜空。2月12日，大年初四，人们沉浸在节日未尽的余兴中。

午夜的钟声已敲过，武警大理州支队直属一中队的娱乐室依然灯光明亮，战士们毫无倦意地欣赏着电视台播放的春节文艺节目。

战士们战备执勤4天来，高度紧张，过度疲劳，也该让他们放松放松了。当晚8点解除了战备，中队决定让战士们看个痛快。

电视节目结束了，战士们似乎没尽兴，恋恋不舍地走回宿舍。

“班长，我们今晚是不是该脱衣服睡觉了。”新战士李翔望着“五花大绑”的背包，半是提醒，半是企望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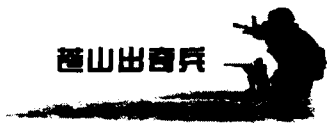
“今晚节日战备已解除，大家可以打开背包，脱了衣服美美地睡一觉。”班长半是说明半是解释地回答。

战备执勤四天，上上下下搞了8次紧急集合。新战士给搞“怕”了，晚上不敢脱衣服睡觉，有时甚至不敢打开背包。今天总算解脱了，战士们放心地打开被包，钻进被窝。

或许是部队生活太紧张了，或许是家乡的新年留在记忆里的印象太深了，几名新战士久久不能入睡，讲述着家乡过新年的情景，讲述着有关新年的传说。

“我们爱尼人过‘耶苔扎’节。节日到来之前，全寨的男子上山砍来栗木，在寨里搭起一架又高又大的秋千，妇女忙着蒸糯米饭、舂糍粑。节日来临那天，每家每户都要备办一桌酒席，一家人欢欢乐乐吃一餐，然后参加打秋千。夜晚，男女青年在晒场上欢聚，或跳冬八渣，或跳竹筒舞，即兴对唱，男歌女答，好不热闹。”一位爱尼族新战士讲得津津有味。

“我们傣家过年，第一天划龙舟，第二天放高升，第三天泼



水，热闹极了！你们知道泼水节的来历吗？传说，古时候有个天神叫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没讲完的故事明天再讲，现在休息了。”班长王师阔见战士们兴奋异常，不得不出面制止。不多时，鼾声把战士们带进了童年甜蜜的梦乡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电灯亮了，忽然间又灭了。

“一、二班紧急集合！”黑暗中传来文书传达的命令。训练有素的二班长王师阔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心里直犯嘀咕：刚刚解除节日战备值班，怎么又搞紧急集合？凭经验判断，不会有大的行动，至多是对警惕性的一次检验。“带武器，不带背包，轻装紧急集合！”王师阔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下达了命令。

1分20秒，班长带领全班齐刷刷跑出营房。“报告中队长，二班10名全部到齐。”

“回去穿大衣，带背包。”中队长坚定的语气中隐隐地透着不测。

看样子不像是寻常的演习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今晚部队要拉到哪里去？战前动员中队长只说有紧急情况，什么紧急情况又未明确交代，战士们心里没数，干部心里也没底。于是，汽车载着一个个硕大的问号，驶向深沉的夜幕。

夜幕下的阴谋

低矮的茅屋锁着5个黑色的幽灵，昏暗的烛光照着5张扭曲的面孔。紧闭的门窗挡住了尘世的喧嚣，压抑的气氛撩拨着绷紧的神经。

“兄弟们，今天是春节，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。成功了，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天堂；失败了，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地狱。在天堂与地狱的门口，来不得半点犹豫。来，为了我们的成功，为了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干杯！”

为首的叫周诚根，他虽然文化不高，可有点小聪明，天文、地

理，古今中外，都能略知一二；虽年龄不大，可老于世故，对上能讨得领导的信任，对下能讨得部属的尊重。他广交朋友，慷慨为怀，颇得朋友信赖。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，他算得上个知名人物，逢人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，办事总是令人放心地下气力。平时给人的印象还算不赖。

是魔鬼，总要露狰狞。今天，他终于撕掉了那层温文尔雅的面纱，显出了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周诚根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4名同伙：县石油煤建站临时工赵甲云，县政府通信员陈志礼，养鸡专业户张文君，弟弟周彦培。

“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‘中国华弁党’第一次代表大会，起草党章，制定党的纪律，发布《告全国同胞血书》，这里将是中华民族的希望，这苍山深处的星星之火势必燃成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。”一个有纲领、有目的的反革命活动，在这阴暗的角落里萌发。

“我们这次行动，第一步要搞到武器。现在我们手头有一支枪，还要搞几支，越多越好。搞到武器后，首先枪杀县委领导，然后抢占银行，控制电讯局，然后打向昆明，打向全国……”

“目前下手的最大障碍是武警中队，这是县里唯一的一支武装。”

“我有办法对付。”周诚根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下面分头行动。陈志礼去县委窥探县委书记杨俊和政法委书记马学阳的行踪，我去找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，把他们请来，同我们合作，由他们把武警部队调走，留他们一命。要是不与我们合作，就把他们当做人质胁迫上山。其他人听候安排，见机行事。成功在此一举，来，干杯！”

洱源“鸿门宴”

布置停当，各自分头行动。张文君分工布置“鸿门宴”。好不丰盛的宴席，鸡鸭鱼肉俱全，张文君欣赏着自己的“杰作”，恭候着“贵宾”们的到来。

一年365天，难得有几个清闲的日子。民事案件接连不断，社



会治安形势不尽如人意，眼下虽值新春佳节，可公安部门却比平日更加紧张。公安局长邱学文从局值班室检查值班勤务回到家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这两天还算安宁，除了几起赌博、盗窃、打架斗殴外，大案要案尚未发现，他悬着的心稍稍放松下来，半躺在舒适的沙发上，悠然地看上了电视。

“咚咚！”门外传来敲门声。

邱学文略带神经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半夜敲门，凶多吉少。多年来公安工作的经历，再塑了他一个特别敏感的神经，他害怕敲门声和电话铃声，有时亲戚朋友的不期来访也让他紧张一阵子。今天又是谁敲门？大过年的，深更半夜的，是来拜年的，是来串门的，还是来报案的？带着疑虑和不安，邱学文打开了门。

“邱局长，给您拜年来了。”周诚根口气是温和的，态度是诚挚的。

“哦，是小周啊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”周诚根是司法局的干部，平日里和邱局长常打交道，熟人相见，邱局长免不了一番客气。

端茶、倒水、递烟、拿糖。

“局长，干你们这行，过年比平时还忙，这两天把你忙活得够呛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好在习惯了，也不觉得怎样。”

“还是要多保重身体，该放松放松了。今晚我特意来请您到我家坐一坐，陪您好好喝几杯，局长，您不会拒绝吧？”

邱学文欣然接受了邀请。

邱学文推门进屋，见法院院长杨文盛坐在里面（杨院长是周诚根用同样手段骗来的）。“老杨，你也来了。”熟人相见，少不了一番客套。

邱学文款款落座，瞅瞅几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周诚根请客，怎么在张文君家里？这几位年轻人是哪里来的，为何个个面带杀机？

“欢迎两位领导参加我们的宴会。对你们两位，我一贯十分敬

重，特地把你们请来，是为了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。为了我们的友谊和合作，来，干杯！”周诚根致“祝酒词”。

邱学文越发感到可疑，什么人身安全，什么友谊和合作，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，是劫持、绑架？是威胁利诱？

“啪”，邱学文把举起的酒杯掼在地上，怒气冲冲地质问：“周诚根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！”

“局长，请你不要发火。只能告诉你，今晚有紧急行动，为了你们二位的安全，把你们请到这里来。这次行动，需要二位的合作，但在事成之前，不得不委屈你们了——不能走出这间屋，也不能有任何敌对的表现，枪，暂时交我们代为保管。任何敌对表示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”

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，闷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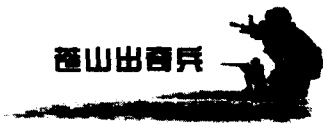
好一个周诚根，一个流氓！一个恶棍！他显然在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，制造一起震惊全国的武装叛乱。望着眼前几个凶煞般的恶棍和几个黑洞洞的枪口，邱学文如梦方醒，不由得浑身颤栗。他自知案情重大，罪责难逃，他悔不该贸然前来，被恶人“请君入瓮”。此刻，他无计可施，只得身不由己地听这帮歹徒的摆布。

.....

乌云密布，遮住星月，被大理引为骄傲的“下关风”肆虐地狂舞，劲风带着凄厉的尖啸卷起沙石尘土，直搅得天昏地暗。昏暗的夜幕中突然闪出4条被大风吹得变形的身影，忽然间，4条黑影又幽灵般地消失了。

县委常委马学阳领着二儿子马超从县委大院回家，父子俩手挽手，在大风中艰难地行走。前方不远就是家了，从那个亮灯的窗口他们似乎看到家人的期待。今天轮到他值班，接待来访，应酬交际，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份公文，抬腕看看表，已是深夜11点过5分。他向值班员简单交代几句，便和二儿子匆匆往家赶。

路旁突然蹿出几个黑影，将父子俩团团围住。“噔”一个掏心拳，马学阳应声倒地。



“救命啊，救命！”14岁的马超见父亲被打倒在地奋力呼救。

呼救声随风传入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马学阳的长子听见那熟悉的声音，知道弟弟遇有不测，慌乱中，顺手操起一根木棒，冲出家门，循声前来营救。

“开枪！”周诚根见事态扩大，指使赵甲云开枪射击。

“啪，啪……”枪声被呼啸的大风吞没，马学阳、马超倒在血泊中……

“大哥，杨俊不知去向。”前去窥探县委书记行踪的陈志礼回来报告说。

“顾不得了，这回算便宜了他，按下步方案立即行动。”周诚根自知事已败露，不得不仓皇逃命。

夜半歌声

汽车的前大灯刺破夜幕，犁开两道光路，在崎岖的山路上全速疾驶。驾驶员紧握方向盘，全神贯注地应付着坎坷不平的弯道。去洱源的路，他不知跑了多少回，可夜间高速行驶他还是第一次，稍不留心，汽车就会坠入万丈深渊。“注意安全，加快速度！”坐在驾驶室里的参谋长不时提醒司机。

敞篷车里坐着20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，有老兵，但大多是当年入伍的新战士。他们面对面地坐在背包上。汽车在剧烈颠簸中前进，身下的背包神奇般产生弹力，时而把战士们高高弹起，时而把他们重重地抛下。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巨大的惯性使战士们身体无法保持平衡，一排战士猛地扑向对面战友的怀抱，两排战友不由自主地拥抱着，少顷，又一次热情地拥抱。

我来到这个世界上
没有想到打仗
只因时代的需要

我才扛起枪。
失去多少致富的机会
丢掉多少梦想
.....

不知是谁领头唱起歌，歌声在夜幕中回荡。

汽车开始爬坡，车轮掀起的灰尘和浓重的汽油味随风飘来。“哇——”新战士王同颜晕车吐了，或许是情绪感染，陈勋、孟华、何洁芳也跟着吐了。

“减速。”为了保存战士们的体力，参谋长下令减速慢行。

车到洱源县公安局，参谋长看看表，凌晨2点10分。60公里山路，仅用了1个小时，真是兵贵神速。

“部队原地待命！”命令下达后，参谋长迅速朝公安局值班室跑去。

“昨晚11时18分，县委常委马学阳和其子被歹徒枪杀，据案情分析，罪犯可能出在内部，现在，公安局局长、法院院长下落不明。武警部队协助公安干警立即对现场、县委、县政府进行武装警戒，对所有交通要道设卡堵截。”

受领任务后，参谋长率部队到指定位置警戒设卡。朔风中，屹立着20个矫健的身影，夜幕中，闪动着20双警惕的眼睛。

晨风吹落了寒星，晨曦拉去了夜幕，歹徒的罪恶昭昭在目，犯罪分子却不见踪影。

“搜山！”凭经验推断，罪犯已逃匿深山。参谋长率增援部队向洱源后山搜索。

凌晨7时，破案指挥部接到报告称，“城西500米处一无人居住的草棚内发现酒瓶、碗筷等，有吃饭、喝酒的痕迹。”

8时15分，法院院长回到法院，陈述了昨晚案发经过。案发



后，周诚根等歹徒携不明真相的男女青年8人向苍山乔后方向奔逃。他们手中有“五四”式手枪3支，子弹数百发，人民币5000余元。

14日凌晨，前线指挥部电告：在乔后上井村花椒坪一带，发现罪犯踪迹，请武警部队继续派员前来搜索。

大理州武警支队政委季荣寿接电后，亲自部署增援部队，派司令部参谋杨学熙，率军医赵志雄、直属一中队干部战士21人赶往乔后增援。

三班，凌晨一点出发

增援部队上去了两批，总也轮不上三班，三班的同志自然有想法。论个头，全班10个人，一米七以上的有8个，支队业余篮球队的队员占7名；论体力和耐力，篮球队员整天练长跑，5公里武装越野，三班在全支队第一名。为什么好事轮不上三班？新战士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发牢骚，老战士因为当了几年兵，从没遇着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也在发牢骚。副班长胡应明沉不住气了，受全班战士委托去中队部请战。“论条件，论作风，我们哪点儿比兄弟班差，为什么不派我们班上山？是不是党支部对我们不信任？全班战士憋了一口气，发誓要为中队争光！”

胡应明，一米八的个头，这位从四川凉山当兵的彝族战士，刚入伍那阵子，连汉语也不会说。到部队这几年，进步很快，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而且入了党，当上了副班长。

“好，有你的，前线指挥部刚又通知部队增援，今晚你们班拉上去，怎么样？你回去简单动员一下，然后准备行装，要带足干粮，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。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望着三班副跑去的身影，中队长的目光里充满了信任。

枪支、弹药、水壶、挎包、背包、干粮袋，胡应明仔细检查班用装备。

“子弹要带足，水壶、干粮袋都要装满，挎包里要多塞几包压缩饼干。还有，每人都要带大衣，山上冷，防止感冒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各人收拾完，抓紧时间睡觉，凌晨1点出发。”胡应明检查完全班装备，又作了重点部署。

离出发时间还有4小时，全班战士静静地躺在床上。此刻，有谁能安然入睡？激动，兴奋，也不免有几分紧张，面对的毕竟是手持凶器的亡命之徒。

黑夜，隐藏着罪恶；黑夜，积聚着力量。胡应明这个第一次指挥作战的指挥员，身感肩上责任重大。偌大个苍山，罪犯藏在何处？这么多的搜索部队，究竟“鹿死谁手”？假若搜山中遇上罪犯，如何指挥部队避免伤亡？任务抢到手啦，能不能完成一个个硕大的问号在他脑海里纵横排列着。

警营不喜欢掉泪的男子汉

初春的夜，透着寒气。

夜幕下的山，睡得深沉。

淡淡的夜色勾勒出莽莽苍山的雄姿，不知疲倦的山泉奏响着早春的小夜曲。

风，透凉；

夜，幽暗；

山，静默。

爬满青藤的山路在搜山战士的脚下延伸。胡应明肩扛一挺班用机枪走在队伍前头。好一个山里人，连续走了4小时的山路，他好像没有感觉，依然低头朝陡坡爬去。那身姿，轻捷得像只山猴。

爬上一个高坡，他猛转身，发现身后少了3个人。魏东、胡利、王建侠，果然是他们3个掉队。其实，早在预料之中。爬山，